

LIFE ATTITUDE

LEANDRO
ERLICH
试衣间的秘密

在上海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旁，一个真实大小的石库门建筑立面平放在地面上，45度角悬挂的巨大镜面与之组成了《盗梦空间》般的电影场景。在这座规模宏大的装置前，观众排起了长龙，只为在镜中体验一把电影中的“失重”效果。但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当我们向镜中凝望时，视觉错觉和空间错置带来的陌生体验，引发对自身所处“现实”情境的思考。这正是阿根廷艺术家埃利希试图在观众的脑中烙下的思考。

撰文_Mango 采访_唐洁清 摄影_Justin Jin
供图_Leo Xu Projects

如 果上面贵问起来，你们就说，是那个阿根廷人“先斩后奏”的。”临近午夜，身形瘦小的莱安德罗·埃利希在静安嘉里中心中庭调整装置的角度。在这个打烊后的购物中心，营业时间刚结束，精品店外被锁了铁门，华丽的橱窗与蓬头垢面的搭建工人形成奇怪的对比。正如埃利希的装置《试衣间》所创造的空间错觉。

埃利希故意让《试衣间》的位置发生了倾斜。与之前他的装置作品有类似。当工人提出异议后，他这样解释。这座大型互动艺术装置，是参与第15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和上海画廊Leo Xu Projects共同合作的公共艺术展——“上海计划”的一部分。从二楼通往一楼的电梯剪藏，这座“试衣间”与地面形成了一个45度的夹角。位置的情势，打破了人们对于“横平竖直”的习惯性认知。这是属于埃利希的独特敏感，也是与前来观展的观众开的一个小玩笑。

就像布景师扮演的“间离效果”一样，这种对于“真实”的背离，正能够触发置身于互动艺术装置中的观众，对我们所处的“现实”的思考。在《试衣间》的内部，埃利希通过镜面制造出的视觉错觉和空间错置，构建出一座幻象从生的迷宫。通过紊乱的镜像，艺术家使步入这座试衣间的游客颠覆了关于自我存在和镜像投射的认知，用视觉的错位，将身处这座公共艺术装置的观众被卷入对城市消费文化如何影响个体自我身份定义的思考之中。

这已不是莱安德罗·埃利希第一次带着他的作品造访上海。在2002年，他在“第四届上海双年展·都市营造”上亮相。在他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来自文学、电影与精神分析等不同角度的影像。从过去到现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中广袤的世界观和庞杂的意象，一直在莱安德罗·埃利希的作品中投射出它们的影子。而那些受弗洛伊德影响的电影导演，如希区柯克、布努埃尔和大卫·林



1.《试衣间》，2013，上海，中国 2.《石库门》，2013，上海，中国

子”作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意象，是一通连接日常生活与所谓的“平行世界”的通道。在他的公共艺术作品中，埃利希以他独特的幽默感，让观众以真实生活中的常态身份进入到虚构的环境之中，以“镜像”为媒介，观察并思考着多层“相对真实”之间的关联。

在嘉里中心的户外广场之上，矗立着本次“上海计划”个展中的另一件作品。这座名为《石库门》的艺术装置，是他的全球巡展项目“反射的镜像幻觉房屋”的最新版本。在此之前，埃利希曾在全球各地，以当地的特色房屋建筑对作品进行改造。将城市中的集体生活记忆作为他作品中的根基。



MW = Modern Weekly
LE = Leandro Erlich
MW: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当代艺术，大多倾向于探讨本国的社会现状和创伤记忆，但您似乎并不直接探讨这些主题，这是为什么？

LE: 昨天有人问我，《试衣间》是否表达了这样一个概念：作为消费者的竞技场，商场是一种迷宫或假象。我之所以不直接探讨社会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你来自这个国家，我来自世界的另一端，但我们拥有同样的质疑能力。探讨一些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的议题。就好像并非回到中国就是假子，说到阿根廷就是探究。我对那些共通的话题更感兴趣。

MW: 您的创作大多与镜像或幻象有关，您是否相信镜中现实的存在？

LE: 我认为现实不是那么容易定义或了解。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取决于我们身体和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也和

他的影片，则与他的创作形式存在关联。“他们将日常生活化为舞台，构建出一个由精神和现实交织出的虚构世界。”埃利希曾这样说道。而在他的公共艺术装置中，你同样可以发现这种打破现实与虚构之值的创作手法。

在1973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艺术家莱安德罗·埃利希身上，你不难发现拉美大陆特有的对于异世界的探索。与他所喜爱的博尔赫斯一样，埃利希将他的工作与生活，设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黎这两座南北半球最富想象力的城市之中。在埃利希的观念中，我们目前所知的“真实”拥有许多不同的层次。因此，在他的作品中，“镜

LIFE ATTITUDE



3.《游泳池》，2004，21世纪金典当代美术馆，金典，日本 4.《芭蕾排练习室》，2002，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上海，中国 5.《Le Montre-mobilier - l'ultime déménagement》，2012，Place du Bouffay, Nantes, Le Voyage à Nantes, 法国 6.《飞机》，2011，Galerie Noguera Blanchard, 马德里，西班牙

政治及社会环境有关，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人们目睹参与到底制造的过程中时，这种自然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我认为这种参与不应该只是消费主义，应该寻找更深层次的方式，比如文化、哲学和表达。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我在这里通过作品和人们交流，看人们如何看待作品，与作品玩耍，并理解作品。我不是在谈论“玩”，我在往下掉”。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对，但是——

MW: 但是这不是你的本意？

LE: 不，但是我有幽默感，我喜欢玩，喜欢人们享受这个过程。我并不认为只有一本正经才能创造出有意义的作品，但是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为观者开启思考的进程，作品中的这种可参与的特性使得人们能够引发思考，比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如何看待现实。

MW: 你之前提到过，你从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找到许多灵感，比如博尔赫斯、大卫·林奇、波兰斯基、希区柯克等。你有没有想过创作一件带有叙事的作品？

LE: 我相信自己创造的作品有很强的叙事性。里面总是有

个故事，而且叙事是通过人们的参与创造的。我的作品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场景，他们同时也是其中的演员，这就像是一个舞台。公众感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因为通过对场景的凝视，你就成为了这一经验的书写者、表演者和观看者。

曾经有人对我说，我也值得有道理，作为艺术家，我们用直觉来创作。我通常很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但是说起这个“石库门”项目，我昨天去现场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它多么具有革命性。因为现在每个人的手机都有内置相机，这增加了我们通过技术、通过拍摄照片获得体验的经历，你不仅仅是做了某事，你想要记录下这一经验。更不用说社交网络，比如把照片发给你的朋友们，或者上传到Facebook。

MW: 你不用Facebook, Twitter或Instagram？

LE: 不，不是说我反对这些，但是你知道的，我是20世纪出生的人，是看着黑白电视长大的。

MW: 你的意思是，你更喜欢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媒介化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比较摄影、录像、装置或其他

艺术形式更喜欢公共艺术？

LE: 有这个可能。但是严格来说，我发现有些我认识的人事实上整个生活在这个拟真世界中——几乎好像手机里有个宇宙一样。

MW: 你觉得中国观众的反应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LE: 是的，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中国人一点都不害羞，他们很愿意参与。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反应。尤其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没见过那么多人积极参与《试玩间》，人们立即知道该如何反应。

MW: 你为什么对家庭空间那么感兴趣，比如客厅和更衣室？那是非常女性化的创作题材。

LE: 我认为家庭空间对于探索现实来说非常有趣，因为我们一般不会多思考这些空间，由于熟悉，这些空间的真实感更强烈。问题是，当你把这些空间的功能移除，开始感受它的叙事潜力，它剩下的是什么？比如这个电梯，每天上上下下，这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但是当它出现在另一个环境中，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这些空间可以承载故事。